



《正午報》(下·之二)

與《正午報》關係密切的人士之中，還有一位知名報人、作家曹聚仁先生。

曹聚仁早年曾在廣州暨南大學、上海復旦大學任教，主編過《濤聲》、《芒種》等雜誌。

抗戰爆發，任戰地記者，報道著名的淞滬戰役、台兒莊大捷。

一九五〇年曹聚仁赴香港，並任新加坡《南洋商報》駐港特約記者。

「維基百科」介紹說，曹聚仁一九五九年與林霽民「重新恢復《循環日報》，及至一九六〇年該報停刊並改名《正午報》」。此後，坊間文章也以此為準，把曹聚仁當是《正午報》創辦人，是以訛傳訛。

之前我寫過與林霽民恢復《循環日報》及之後《正午報》的創立，是林霽民與張問強兩人，曹聚仁嚴格來說只是一位專欄作者。

不過曹聚仁每天下午必到報館寫稿，與上班無異。至於他是每月計薪或以稿費計算則不得而知。

曹聚仁與魯迅是同時代的文化名人，與魯迅交誼頗深，後來兩人發生齟齬，有一段不愉快的經歷。曹聚仁寫的《魯迅評傳》，也有所涉及。

魯迅走得早，於一九三六年逝世，只活了五十五歲；曹聚仁卻

活到一九七二年，他於新聞、文史、國學均有建樹。

在我們年輕記者的印象中，曹聚仁是一個開朗豁達的人。他喜歡剃光頭，穿一襲襯衫，足蹬布鞋。

他與我們年輕記者打成一片，每天下午三時許上來編輯部，遇見我們都喜逐顏開，我們叫他曹老師，他說不如喊他曹老頭——糟老頭的諧音，然後哈哈大笑！

報館放郵件的木架上，經常有寄他收的舞廳、夜總會之推廣單張，十分招惹。

他告訴我們，他一天要趕三場——

馬場——大清早去馬場看晨操，熟悉每匹馬的狀態；菜市場——他喜歡逛菜市場，每天買菜親自下廚；舞場——晚上則到舞廳去跳舞作樂，大有夜夜笙歌之概。

我們經常圍繞他聽他講文壇逸事。這些文壇往事在他帶上海的腔調中娓娓道來，讓我們聽得津津有味。

他在嬉笑怒罵中，也夾有啟迪人心的話語。

他曾鼓勵我們年輕人趁年輕的時候，應該按照自己的興趣及所長，樹立文化意向，並長期關注和浸淫，日積月累，肯定會有所成。

當時我把他的這番話聽進去了，開始蒐集現代中國作家資料，作為自己長期研究的項目。



狗仔隊文化擾亂了整個社會，看到最近的許志安和黃心穎在的士被公開的視頻，我覺得太過火了！事情發生之後，人們當成「必須」的研究，發現了雞毛蒜皮關於他們的，甚至圍繞着他們的統統都列入報道、研究、八卦的話題當中，而且理所當然、理直氣壯地「審問」、「批判」、「譴罵」，毫不留情，毫不客氣，當事人變成十惡不赦的囚犯，看着也覺恐怖！但人們說：「食得鹹魚抵得渴！」誰叫你們是藝人，是名人，必須有付出，做錯事必須受懲罰，必須付出代價，包括前途、事業、家庭，甚至性命！

那個把視頻賣出來的人，據說收了不菲的報酬，不知道他看到今天因為自己而出現的紛亂局面，有什麼感想呢？會沾沾自喜？覺得自己這麼做既能賺錢，又能懲罰這些亂象中的男女，簡直是「警惡懲奸的俠士」？還是躲起來自問？

說「狗仔隊文化」擾亂社會，是我們太受它的影響了，自香港開始之後，內地亦爭相效法，當然又該有人理直氣壯地說外國一早就有，日本亦有，他們有專門的狗仔雜誌，本本都是揭秘、偷拍，銷情一直很暢旺。不過我觀察下來，外國是一直都存在這種文化，但民眾卻沒有香港、內地

矛盾

那麼投入，也沒有把事情當成「自己事」，難道我們真的那麼「關心」那些名人明星，把他們都當自己人看待？那就真的太熱心太熱情了！

說實在的，今天科技發展，或許不要說得太重，說手機技術吧，它的發展趨勢控制了人們的生活，十多年前狗仔隊文化剛剛在香港萌芽，還需要大量的人手做「狗仔」，到今天不單人人可以做「狗仔」，手機亦發展到可以遠距離拍攝，而被拍的對象是毫不知情的。

我們既興奮手機愈來愈多功能，卻又害怕它的功能，我們是活在愈來愈多矛盾，愈來愈沒有私人空間當中！可怕呀！



港人其實很需要平靜的生活環境。 作者提供



給孩子自由的靈魂

有天和太太談及，童年時印象最深的一段不是讀書內容，而是遊戲的片段。我到街場踢波打波，她在加拿大時踏單車去摘花，不單是快樂的回憶，也影響了我們的性格構成。

我們談及社區的重要性，當中親切的鄰里關係、適當的共用空間、安全的自出自如範圍等，都可以給孩子自由的靈魂，令其有樂觀的性格、開放的心靈。現在的社區環境，家長愈來愈擔心街場不安全，孩子鮮有自出自如的自由。作為父母，唯有給他們不同的興趣班（我成長的年代，「足球興趣班」都是免費的，就是在球場踢足球），最重要不是學到技術，而是有適當社交，及培養到他對團隊的尊重及合作精神。

太太回想，加國的教育自然是自由，功課不多，但最重要是在自由的時間裡，有自由的活動。一輛單車，可以讓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子，跨過街區，去到整個社區唯一的便利店，買果果汁，喝後再出發，去到附近的大草原看花，或使勁點去遠一些的小山，

找池塘去看看魚，爬爬樹。那種暢快的感覺，一生難忘，形成其樂天的性格。一直喜歡和外國人打工的她，覺得他們的廣闊心胸，其實與種族無關，反而是他們的成長環境，令大家較少斤斤計較，作為員工也會好相處一些。

在香港，我們並非住在郊區，無法給孩子以上的環境。除了周末時多帶他們去郊外，就是平日讓他們多踏單車，玩硬地滾溜滑梯。孩子大了一點，就讓他們到社區中心，和鄰居的孩子玩玩。這些聽起來都不是實在的學習活動，但看着他們的性格愈來愈開朗，就覺得非常足夠。



在遊戲木工坊也是讓小朋友自由創作。 攝影：寧寧



愛情小說迷

最近「才女」朋友開始閉關創作，寫愛情小說，給自己定下的目標是每天寫五千字，總共仍需寫七萬字。

在世俗眼中，愛情小說似乎很「通俗」和「淺顯」，但其實愛情小說十分難寫。愛情如此隨處可見，自古至今也被千千萬萬人所譜寫，能挖掘的主題不外乎是：三角戀、多角戀、忘年戀、暗戀……在有限的主題中，若能繼續創作更吸引人的故事，十分了不起。

說出來或許大家會吃驚，其實天命也是個愛情小說迷，尤其喜歡亦舒的作品。天命自知文筆不夠浪漫，不會成為愛情小說作家，但面對旁人的愛情故事構思，我卻有源源不絕的見解。

看到這裡，讀者或許已在「陰險嘴笑」：「師傅，看來你『經驗』豐富吧？」請別誤會，天命絕非情場老手！我只愛自己看書、聽歌，另一半往往也需要理解我的內斂，甚至要學會接受我的戀愛對象其實是書

本。可是，由於許多客人都來問姻緣，千千萬萬個真實的愛情案例在我腦海中，組成了一個強大的資料庫。

才女閉關，我自然從未冒昧打攪。但最近有個年輕人卻問我意見，說是與另一半在電話信息中談情說愛，兩人的對話古靈精怪，他索性想直接用這些對白出書。其實，「對白」是愛情小說中非常難寫的部分，若甜得過於油膩，只會令人消化不良導致嘔吐；若過於平實無味，又令讀者感到味同嚼蠟；若過於煽情虛假，又像有毒的化學甜味香精，與真正天然可口的甜味差天共地。

這位年輕人與戀人之間對白，卻能避開上述的弊端。他希望天命送他一個書名，天命張口就來：「張翠山與姚蘇蓉前世今生的思覺失調愛情獨白」。這個古靈精怪的名字，竟也令他很滿意！希望這本書能早日面世，倘若書實得不如人意——也請別怪天命的「非專業」愛情小說意見罷了！



「香妃」香消玉殞

內地攝製的電視劇《如懿傳》也好，《延禧攻略》也好，香港TVB電視台都播映完畢，對這兩部劇集筆者沒有特意去追看，但當《如》劇中角色人物「香妃」出場時，筆者就特別想看看角色由誰演出？因為在經典劇集《還珠格格》播映時，扮演「香妃」的女演員劉丹的表現，當時圈粉了不少觀眾。

劉丹因為《還》劇在內地演藝圈的確「火紅」了起來，被視為「香妃」的經典人物，不少內地的劇組也紛紛邀約她演出，令她的演藝事業迎來一片好前途。

但令人十分揪心及感到非常惋惜的是，在19年前劉丹為着趕住攝製節目的途中，發生了車禍而香消玉殞，她最美好的青春停在了26歲的年華；故此每年暑假內地電視台重播《還》劇時，每每都勾起不少觀眾對劉丹的懷念。而因為《還》劇與劉丹結緣的內地男演員朱宏嘉（劇中扮演蕭劍角色），跟劉丹談戀愛，劉丹突然離世，朱宏嘉悲痛欲絕！內地演藝界的朋友說：「19年來朱宏嘉都堅持到劉丹的墓前拜祭，一直到現在他仍是單身漢，沒有結婚，近年來更慢慢地淡出演藝圈，過着普通人的生活，讓人沒想到的是演藝界還有這位『癡情漢』。」

這次在《如》劇裡頂着乾隆後宮最美娘娘「香妃」光環的是內地知名女演員李沁，由於有劉丹的「香妃」珠玉在前，觀眾難免將兩位「香妃」的表現作出比較。李沁坦言這角色令她演來有一定的壓力，也知道有人批評，她亦以平常心去接納，不可以當作沒有聽見，由於角色人物的性格要求，既要有「香妃」的氣質，更要有「高冷」的一面，所以有些時候一場戲，她要求劇組重拍兩三次，用不同的表演方式來演繹，只為找出哪場戲最好最對的感覺。

人間四月天



鵝黃綻綻，浮連現生機。一樹一樹花開好，恰是燕在樑間呢喃時。人間的四月天——是愛，是暖，是希望，是深邃，最是嫵媚！

綠軒窗下靜聽風，紅樹叢中笑噴花。這樣的時節，最適合擇一處靜謐的地方，看黃牛哨第一口春草，聽青蛙第一聲鳴叫。很是喜歡這溫暖的四月，一切都是那樣祥和，微風輕輕拂過，絲絲暖意湧上心頭。

人間四月恰如「早天裡的雲煙，黃昏吹着風的軟，星子在無意中閃，細雨點灑在花前」。四月是一年最懷春、最優雅的月份，萬物潔齊，風暖景透，瓜豆落種，小綠如油，洗履踏青，好不適意。淡一世心境，曉看紅濕處；暖一寸春夢，晚讀青煙滄桑。

人間四月天，每一樁開心的事兒，都發生在外面的世界。野外的花叢中，藏着布穀鳥，「咕咕咕」的叫聲到底是作詞還是作詩；乍一聽，好像他們就是「四月好聲音」的冠軍。城市道路兩側的花牆、花樹奢靡地開着或大或小的花朵，空氣中飄浮着芬芳馥郁的氣息。

人間四月天，它從隆冬的荒涼和落寞出發，從初春的懷疑、沉重處轉彎，有一種經錘煉能抵達的淡定和從容。四月天，將人聲、人之足跡、人之自然心，捧在春的魔盒裡。此時看花開花落，看雨絲飄拂，看麗日晴好，看故人傷情，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。

「三月驚蟄蟲兒笑，四月穀雨人氣旺」，我始終相信，四月只是給生命開了一扇小小的窗，我們期待的健朗就在不遠處，我幾乎可以聞到夏天的呼吸。四月不在唐詩宋詞，也不在散文小說裡面，而是真實地存在於大自然中。

四月是人心靈上的天堂，很多蟄伏老屋的人也走出來，抖落身上的寒氣，大口大口地吃食着陽光。四月裡的每一朵花，彷彿都在對人微笑；每一株草，彷彿都給人帶上祝福；每一聲鳥鳴，彷彿都是為讓人聆聽才來到。四月溫暖而跳躍的情懷，讓人的熱情和草木一起復活。作惡多端的法海，也愛站在陽光底下，看柳絲垂落在湖畔的美麗，聽琴音融入潺潺流水的清雅。

四月，似一面人與自然的鏡子，有着綿綿

不絕的內容和深蘊，每一陣笑語，都是一卷畫軸，每一個心念，都是一個傳奇。每到四月，來到海濱城市青島，就能見到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開」的詩意。住在櫻花小鎮、行於櫻花大道，到花下去看海，到海邊去尋花。時光微暖，春事正佳。露珠醒來，清絕明淨。人間四月，婷婷鮮妍。烏衣老巷，煙水迷離。去新疆伊犁花溝吧，流連於四月杏花田；來江蘇興化的萬島之國，賞那油菜花田，「河有萬灣多碧水，田無一垛不黃花」。

四月煙水連綿的揚州，看如夢如幻的瓊花玉樹，最美瘦西湖。瓊花又稱聚八仙，花大如盤，潔白如玉。觀洛陽牡丹驚天下，最是此地國色濃，四月是洛陽城一年中的最美季節。洛陽牡丹有上百個品種，以黃、綠、肉紅、深紅、銀紅為上品。這裡有那驚世駭俗的雍容華貴，有那富貴矜持的情姿芳容！

廣西的四月，規模宏大的桂林龍脊梯田群，一層層從山腳盤繞到山頂，其線條行云流水，層層疊疊，如詩如畫。廣東的四月，玉蘭花香從連綿的山巒、汨汨的溪水那邊陣陣襲來，廣闊的海洋、靜謐的月光、自由的飛鳥，讓人心曠神怡。桃花天天，樹下笑顏如花；綠水盈盈，暗生的小情懷可盡訴。

從廣袤北國到煙雨江南，四月花看半開，酒飲微醺，若即若離，似遠還近。是那種蘊藉、微妙的意韻，是那種微微有點興奮的情態。這時的人心也最坦誠、恰當好處，堪稱完美。

四月天是一種美的體驗，感觸愈多，厚度愈大，情韻愈濃。四月茂林裡的颯颯風聲，蜿蜒流淌的小河呢喃，細長綠葉上趴着的毛毛蟲，倚倚青山的白牆黑瓦，坑坑窪窪的鄉間小路，正是「四月有燕在樑間、讀書聲聲在耳」之際；四月一樹一樹的花開，卷絮風頭，飄香墜粉，也正是「日日紅成陣芳、小徑紅稀，郊綠遍、高台樹色陰陰見」之時。

這人間四月天，也並不如林徽因講得那樣，總是笑着點亮了四面風，也不全是輕巧地在春的光艷中變幻舞姿。雖然四月謀劃剛剛開始，我們已在花的光艷中看到了綠色持久的力量。為降低百花冠冕的浮躁，上著一定會抹上凋零的雲煙，收斂成子房和內勁讓萬物積蓄力量。生命如同一條長河，要細水長流；季節如同藍圖尚初展，也不可太恣

意。合理操縱物性規律，人間四月才能寓示美好的未來。

人間四月天，也正是「欲斷魂」的清明時節。雖然那些薔薇科的花朵，上演着馨香的青春劇；但人間的悲哀覆上濃濃淡淡的記憶，沉重如歎息。一場場純粹的花事，總要伴隨一場場深沉的紀念，景明與迷濛相互攙扶着走路。人生如戲，四月的風啊，有時會把骨頭吹冷。詩人說，月季光禿禿的枝幹舉着一朵碩大的花，像春的經幡。可四月的天還是那麼的藍，像被過濾了雜色，瑰麗地熠熠閃光。陽光透過新生的枝葉，恰到好處地映下點點金光。

四月，早抽的芽兒貪婪地吸收着陽光。太陽暖洋洋的，伸出溫暖的手，摩挲得這個世界渾身舒坦。可過不了幾日，要麼颯風，要麼下雨，天氣說變臉就變臉，比翻書還快。風初歇，看華枝春滿，天心月圓；雨尚落，初綻的蓓蕾纖柔美麗，花上雨水滾動。有感於此，你、我的內心世界變得更加幽靜。

四月終是清唱中的賦詩，「啞嘴」的馬蹄蹄踩桃枝青綠、芭蕉影子。雲並非一味淡淡，也時常沉沉如夢；風並非一路輕輕，也時常怒吼嘶鳴。柳枝站在香港春已深，眺望北國千里的聲音，我從沒想過四月能美成那樣。四月裡淡沉的大片櫻花，與太陽曬草地升起恍惚熱氣，連同燕子的翅膀飛掠了一個又一個下午。

可是，余光中在1965年4月3日蓋提斯堡·古戰場上寫道：「古戰場的四月，黑眼眶中開一朵白薔，碧綠灌溉的鮮黃苜蓿。為春季的一隻蜂，不為歷史的一尊塑像……站在浩浩乎不見人的古沙場頂點……四月發育着，放射着、流着、爬着、歇着。茫茫的風景，茫茫的眼眸。茫茫的中國啊，茫茫的江南和黃河。」這是作家從一座雕像寫起，在人間四月天，對生命與祖國的思考，對時光與抱負的呼喊。

是的，人間四月天，沒有人一直緘口不語。就像午後的雲只晃蕩幾下，雨們就商量好了，漸漸瀝瀝起來。日光下麥子分蘗，麥田正向瘋長看齊。丁立梅說得好，這個時候，眼睛裡看到的，都是好的；怎麼看，都是好的。比如，四月茶花開得有些傻了，從三月一直開到四月；而它的凋謝卻是整朵整朵地掉，也保持盛開的姿勢。



雷峰塔倒和巴黎聖母院火劫

巴黎聖母院火光沖天，朋友圈裡哀聲四起。拜社交媒體所賜，聖母院塔尖在烈火中坍塌倒下那一刻，被全世界看見。悲傷的顏色，猶如漣漪，也在一瞬間暈染了全球的天空。一座承載厚重人文積澱的歷史建築，往往是一個地區，乃至一個國家民眾的集體記憶。800多年歷史的巴黎聖母院，在大文豪雨果的加持之下，覆蓋的記憶人群尤甚。

上個世紀20年代，魯迅先生有一篇名作《論雷峰塔的倒掉》。雷峰塔的故事和其中的隱喻，對於中國人而言，不亞於法國的巴黎聖母院。千年白蛇修成人形，嫁給凡人許仙，只為答謝他千年之前的一次活命之恩。金山寺住持法海，身為出家人本應慈悲為懷，寬待眾生，卻偏偏以捉妖為名，生生拆散人家如花美眷。白蛇不肯就範，仗着法力高強水漫金山，結果累及無辜，觸犯天條，被法海藉此為由冠冕堂皇鎮在塔下。由民間集體創作的結尾中，白蛇的兒子高中狀元後，救母出塔，一家團聚。作惡多端的法海，則躲進螺螄殼裡，永世不得暢快。也因此，法海幾乎被所有有知曉這則故事的中國人厭惡。

雨果筆下的《巴黎聖母院》裡，聖母院的副主教克羅德，十足的偽君子一枚。為滿足一己私慾，詭計出盡，不僅造成美麗的吉普賽女郎埃斯梅拉達的人生悲劇，還挑動仇恨，致使聖母院門

前堆屍如山，一片血海。當然，這個十惡不赦的壞主教也受到了應有的懲罰，最後命喪於外表醜陋內心善良純潔的卡西莫多之手。

白蛇傳情景設置是宋朝，據考證最早的文字呈現，是在明朝馮夢龍編撰的《警世通言》中。我看過版本名為《白娘子永鎮雷峰塔》的小說就來源於此，其成書於1624年，比雨果1831年出版的《巴黎聖母院》，大約早200年。著名的法國漢學家儒蓮(Stanislas Julien)是在1834年，把白蛇傳的故事翻譯成了法文版的長篇小說《白蛇精記》。由此簡單推測，這兩個故事彼此之間沒有相互影響過，巧合的是，兩個故事中所設置的最大反派的身份，出現了驚人的相似：一個是廟裡主事的方丈，一個是教堂的副主教。相信因果報應、教人向善的宗教中人，卻不約而同被塑造成作惡多端的大惡人，個中深意值得探究。

巴黎聖母院此次遭遇火劫時，不少當地民眾隔河落淚，誦念聖母經為之祈福。1924年9月25日下午1時40分雷峰塔倒時，杭州萬人空巷，前去觀看，以至於舟車塞道。不知彼時，去與這座古塔做最後告別的人們，該是懷着怎樣的心情？後來讀胡蘭成寫的《今生今世》時發現，當時他正在杭州讀書，不僅親耳聽到雷峰塔倒掉的巨響，甚至還親眼看到塔倒之後掀起的冲天塵埃。徐志摩則是專門寫了一首《再不見雷峰》的詩，從文

物的角度表達惋惜之情。

圍觀雷峰塔倒的民眾，發現塔磚上多有小孔，孔隙裡塞有經卷，因此發生了哄搶，搶到的人還因此發了一筆小財。當時的報紙，也對此事多有報道。魯迅在《再論雷峰塔的倒掉》的文章中，披露了塔倒的原因。據說是因為住在附近的人，相信挖一塊塔磚放在家裏，可逢凶化吉保家宅平安。於是你也挖一塊，我也去挖一塊，天長日久，挖着挖着塔基空虛，支撐不住只好倒了下來。

上個世紀90年代，台灣拍攝的古裝電視劇《新白娘子傳奇》風靡兩岸，劇中飾演白娘子的香港藝人趙雅芝，因為扮相端莊美麗，演技精湛自然，至今仍被影迷視為史上最美白娘子的表演。劇集的持續熱播，也觸動了人們對昔日西湖十景之「雷峰夕照」的情腸。2002年，浙江省在西湖畔的淨慈寺前重建了雷峰塔。從建築本身來說，設計和質量都更為精巧結實，附着其上的人文情志又有了新的詮釋。由此可見，毀滅與重建有時候往往相互依存。我們耳熟能詳的詩句裡提到的建築，如果現在還能看到，大多都是歷代不斷修繕的結果。譬如岳陽樓、黃鶴樓、寒山寺莫不如此。

歲月如歌，風霜與共，並不用十分去惋惜雷峰塔倒與巴黎聖母院火劫。深厚的人文底蘊不滅，歷久彌新，自然會呈現出更豐富的色彩。